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五十七回 義士涉險探賊巢 秦遠捉拿侯化泰

歌曰：人要笑，人要笑，笑笑最能開懷抱。笑笑病病漸消除，笑笑衰老成年少。聽我歌，當知竅，極好光陰莫丟掉。堪笑世人死認真，勞苦枉作千年調。從今快活似神仙，哈哈嘻嘻只是笑。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進了廟門，望內一瞧，正北是大殿，東西各有配殿，院子寬大。見那個人穿大殿過後院去了。二人後面跟隨，直到後院，又是正北大殿，那大殿之上燈光閃爍。這座大殿明五暗七，兩邊俱是抄手式的游廊。大殿之上是月台，月台之上擺著五張八仙桌子，東邊坐著是赤發瘟神韓登祿、白面太歲任鳳山，西邊坐著是劉會總、李會總。當中虛擺一張座位，想是給那八路都會總吳恩預備的。這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正看之間，只聽「啾啾」一陣鑼鳴，東西配房跑出了無數的賊兵，連南門以外也進來無數的賊兵，把二人給圍上了。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就知道被這賊人引入龍潭虎穴來了，方才追的那個人，想是吳恩心腹人。他今天必是出去巡風去了，遇見這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探山，把他們引到裡面來，一棒鑼聲，把眾賊調來，將兩位英雄圍上，各執刀槍器械動手。

這朱天飛、侯化泰乃是俠義英雄，刀法純熟，門路精通，將這些人戰敗了，把賊兵殺傷無數。內有秦遠見大事不好，趕緊過來，一擺手中刀，竟望朱天飛刺來。朱天飛往旁一閃，撤回刀來，分心就刺，秦遠往旁一閃身。兩個人走了三四個照面，秦遠不是朱天飛的對手，他往旁邊一跳，伸手打兜囊之中掏出一宗物件來。朱天飛睜睛一看，是一黃布口袋，長一尺二寸，裡面不知裝的是什麼東西。只見他照定朱天飛身上一甩，只見一股白煙撲奔朱天飛的面門而來。朱天飛聞著一股清香，登時昏迷，栽倒就地，被八卦教匪的兵丁捆上。侯化泰眼都氣直了，一擺手中刀，說：「小輩，膽敢拿我的師兄！」這秦遠他心中甚喜，說：「小輩，你也走不了！」把手中黃布口袋照定侯化泰一甩，侯化泰一個箭步躡開，覺著有一股清香鑽入鼻孔內，這侯化泰頭迷眼昏，立腳不穩，翻身栽倒在台階之上。這些個八卦教匪的兵丁也把他捆上，解到那大殿之前。

赤發瘟神韓登祿吩咐請八路都會總來，手下人答應，到了西院，把八路都會總吳恩請出來，升了公位。韓登祿一千眾人說：「回寨會總爺，今夜大清國來了兩個奸細，被秦遠拿住，請你老人家發落。」吳恩往下面一瞧，說：「原來拿住這兩個人正是鑽雲神鶴朱天飛、追風仙猿侯化泰。」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說：「朱天飛、侯化泰，山人哪一樣虧負你兩個人？我的陰陽八卦幡被你兩個人盜去，我只想今生今世不能報仇，不想你二人也被我拿住了！來人！用解藥把他二人解醒了。」這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睜眼一瞧，兩旁站著無數的賊人，吳恩在當中坐定，耀武揚威，用手指定朱天飛、侯化泰：「你二人也有今天！見了山人，應該如何？」朱天飛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吳恩，你死在眼前，你尚且不知！我今既被你拿住，殺則存留俱憑於你，我死而無怨，總算為國盡忠！」侯化泰說：「吳恩，你是真不該死！我兩個人本是前來殺你，今既被擒，侯太太爺有死而已！」吳恩吩咐：「把這兩個人綁在左右！」在這院中正南是越山泉，一道澗溝，當中有一道漢白玉的小橋，靠兩邊一邊各有一根柱子，把朱天飛、侯化泰綁在那兩根柱子上。吳恩吩咐：「調一百名弓箭手，把他兩個人給我亂箭射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氣！當初我那陰陽八卦幡，就被你兩個無名的小輩盜去。」那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齊聲說道：「吳恩，不必往下問了，今天既是被你拿住，我等萬不想活著，何必如此！」這吳恩吩咐：「把他兩個人給我亂箭射死！」手下人答應，大家一齊全拿起弓箭。方要放箭，忽見橋下水面躡上一個人來，臉上載著隔面具，手中拿著一口刀，躡上岸來，直奔吳恩而來。

書中交待，來者這位是誰？只因顧煥章、王天寵二人各帶水衣水靠，前去探青鳳山。祁河寺的後山，往西北是一片大江，直往東南流，水勢蕩漾，並無船隻。二個人換好了水衣水靠，把白晝穿的衣服用油包袱包好，二人跳下水去，沿著這邊山尋找這進山的道路。二人由西北直往東南浮著水，挨著山邊往正南而走。走著甚遠，連一隻漁船皆無，也不見有進山的道路，都是些高峰峻嶺。王天寵向顧煥章說道：「大哥，此處有名，叫越山泉，有一股水從山中穿過去。你我順這股水源，從那裡進去。」顧煥章說：「也好，你我往西北尋找一股水源去，若是找著，就從那裡進去。」二人復翻身回來，找到西北，果然見這裡有一股進山水道。王天寵甚為喜悅，同著顧煥章一直的隨這股水進去。見兩旁是夾壁山溝，二人浮水進山溝內。走了不遠，但則見前面一道大山，這股水由這山窟窿裡進去。窟窿甚小，人不能進去。王天寵說道：「賊人聚守此處，真是險要，置造的甚好。」王天寵楞了半天，說：「此處不能進去，往東南找他出水之處，也可進去。」又同顧煥章翻身往回浮水，方到東南山水之所，瞧了瞧，這水由半山腰中瀑頭流泉。王天寵看罷，他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可惜我這水性有一無二的，想這一股水我不能進去，天下會水的全不能進去了。也不是我這個人自高自傲，要講練這水面之人，天下就讓我王天寵一人。我要是不能浮進去的地方，別人更不能行了。」話音未了，只聽東北山坡上有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王天寵，你太好高，妄自尊大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！你敢藐視天下的英雄？你從此處浮不進去，你說天下概無人浮進去。你豈不知泰山高矣，泰山之上還有天；滄海深矣，滄海之下還有地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的能為武技不能浮此逆水，你經識不到，學藝不高！」王天宏一聞此言，知道自己失言，被英雄俠義見笑，趕緊過去說：「朋友，適才問我一時的口過，尊駕千萬不可見笑！」那人轉身直奔王天寵而來。身臨且近，王天寵借著星月的光輝一看，此人平頂身高七尺，馬蜂腰，窄背，小細條身材；面如白玉，頂平項圓、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準頭豐滿，唇若塗朱，年有三十以外；身穿藍縷綢一件長衫，足下青緞快靴，手中提一小小的包裹。王天寵看罷，連忙施禮，說：「尊駕貴姓高名？哪裡人氏？」那人說「王義士，你不認識我，我倒認識尊駕。」王天寵說：「我實是眼拙，尊駕哪裡看見過我？我一時間竟想不起來。」那人說：「在下姓李，名英，乃是陝西延涼衛的人，江湖中人送一個綽號浪裡飛行，人稱翻江太歲。我是久在雲南一帶，訪查天地會八卦教的機密。今日知道穆將軍大隊取祁河寺，我特意前來尋找進山的道路，立一件功勞，面見老將軍，作為進見之禮。」王天寵說：「李大哥，今天你既前來，能浮逆水，幫著我們助一膀之力。」李英說：「很好，我打這道浮水進去。」王天寵說：「如要進山裡面，有我們同營二位，名朱天飛、侯化泰，昨晚由旱路進的山。如要見著，可都是自己人。若見面之時，千萬說明白我同兄台見過面了，彼此保護，要緊要緊！」李英點頭答應說：「我換上水衣靠，這就進去。」浪裡飛行李英收拾好了，把衣服包好，斜紮在腰間，登上山石，到了這股水源之處，水勢往東南流的甚猛。他戴上了分水魚皮帽，鑽入澗溝之中。王天寵暗暗點頭說：「真乃英雄也！」王天寵同顧煥章說：「大哥，方才這個人水性准比弟強，武技不在你我弟兄之下。」顧煥章說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何處無賢！」